

我是6岁那年随同父亲来到泰国的。我们从越南辗转转到泰国吃了不少苦头,“蛇头”引诱我们说这边很容易发财,事实上只是为了收取我们一大笔偷渡费。为此,父亲还卖掉了他的一个肾。

我做“人妖”纯粹是生活所迫。在泰国,只有穷人的孩子才会去干这个。我到泰国时已经6岁了,按理说早错过了训练的最佳时机,别人一般两、三岁就开始接受女性化训练,但父亲找不到别的希望,只好求人收下我。由于我天生就女孩子气,所以位于曼谷附近的那所专门培养“人妖”的学校收下了我,还给我取名叫尼莎,在当地话中是“乖妮”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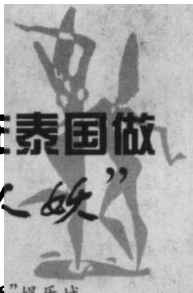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人家骗我说是打预防针,我就很顺从地接受了,后来我才知道注射的是女性激素。每天除注射激素外,还要进行形体训练和舞蹈训练,以适应将来的演出需要。这种训练强度很大,许多同伴都从学校逃跑过,但无一例外又被父母送到了学校,没办法,穷人的孩子只有走这条路才可以相对多赚点钱,要不就得去做童妓,供那些变态的人猥亵。

我坚持用药到13岁那年就发育得非常好的,皮肤细腻,双乳高耸,臀部浑圆,说话也非常女性化了。除了指关节比一般女性略粗外,别的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男儿身。

我14岁时开始参加芭提雅的“蒂卡萨”歌舞团演出,芭提雅人口不足5万,但每年接待350多万游客,是泰国

· 大千世界 ·

我在泰国做“人妖”



最著名的“人妖”娱乐城。

我所在的歌舞团规模算小的,才十多个人,但每月收入仍上亿泰铢。由于我来自中国,会讲汉语,所以团里很看重我,让我兼任报幕员,用英、中、日三种语言进行内容介绍。我父亲现在在团里打杂,月薪850泰铢(折合人民币280余元),我的收入自然高些,有

6000多泰铢,但我还要购买药品和化妆品以维持美貌,而在泰国,这些东西出奇地贵,事实上我每个月的纯收入也是非常少的。

更让人不敢想象的是,干我们这行吃的是“青春饭”和“色相饭”,一到30多岁“人老珠黄”,团里就会叫你开路。而除了唱歌跳舞之外,我们什么都干不来,先前的收入只能用来糊口,自然买不起维持美貌的昂贵药品,而一停药,身体就会变形,变得奇形怪状。有的人因不堪其丑而选择了自杀。而事实上,大部分“人妖”一般也就活个40多岁,生命便宣告终结了。

我们歌舞团的老板叫巴猜,是个非常有生意头脑的人。他知道我们这个歌舞团在小城排不上号,为了吸引观众必须别出新招,所以他常常想些新点子,例如让观众给我们拍裸照。

别看我们在舞台上翩然若仙、笑容可掬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颗心事:这一辈子结婚是不可能的,即便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只能是我们的一个梦想。

(尼莎)

· 开心一刻 ·



马克·吐温的道歉启事

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由于对国会政客的不满,在一次宴会上说:“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。”这句话引起议员们的强烈不满,纷纷要求马克·吐温予以澄清并道歉。马克·吐温无奈,只好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刊登了如下启事:

“日前我在酒席上发言,说有些国会议员是‘狗婊子养的’,事后有人向我兴师问罪,我再三考虑,觉得此言是不妥当的,故特登报声明,把我的话更改如下,幸祈鉴察。即: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。”

安徒生的妙答

丹麦作家安徒生,生活俭朴。有一次他戴着一顶旧帽子上街,有人嘲笑他:“你脑袋上边那个玩意儿是什么?能算是帽子吗?”安徒生回敬说:“你帽子下边的那个玩意儿是什么?能算是脑袋吗?”

歌德让路

德国诗人歌德在公园散步,经过一条狭窄的小路时,迎面遇到一位曾胡乱指责他作品的人。那个人傲慢地

说:“我是从来不给蠢货让路的!”歌德回答:“我却正好相反!”说完侧身退到路旁。

肖伯纳的回信

肖伯纳收到一位女性的求婚信,信中说:“如果你同我结婚,生的孩子将像你一样聪明,像我一样漂亮,那该是多么美好呀!”肖伯纳回信说:“如果你同我结婚,生的孩子长得像我一样难看,头脑像你一样愚蠢,那该多么可怕呀!” (李军 辑)

· 人生感悟 ·

宽容的力量

一位老妇人在她50周年金婚纪念日那天,向来宾道出了她保持婚姻幸福的秘诀。她说:“从我结婚那天起,我就准备列出丈夫的10条缺点,为了我们婚姻的幸福,我向自己承诺,每当他犯了这10条错误中的任何一条的时候,我都愿意原谅他。”有人问,那10条缺点到底是什么呢?她回答说:“老实告诉你们吧,50年来,我始终没有把这10条缺点具体地列出来。每当我丈夫做错了事,让我气得直跺脚的时候,我马上提醒自己:算他运气好吧,他犯的是

我可以原谅的那10条错误当中的一条。”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:在婚姻的漫漫旅程中,不会总是艳阳高照、鲜花盛开,也同祥有暴风骤雨、风霜雪雨。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小矛盾,如果能像那位老妇人一样,学会宽容和忍让,你就会发现,幸福其实就在你的身边。

互相宽容的朋友一定百年同舟;互相宽容的夫妻一定千年共枕;互相宽容的世界一定和平美丽。

(董保纲)